

我一直想写她,从初一一开始。那一年我的课表上多了一节课:美育,我从没听过这个名词,问了身边不少同学、家长,大家都不知道这门课是上什么的。那一天她走进教室,一身米色的优雅套装,美极了。

她是我的美育老师,叫王圣民。她说这门课不考试,不测验,也没有课本,只要求带上一颗安静的心和一本好看的笔记本。她的声音很好听,随意的一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都像诗一样美;她的仪态很优雅,举手投足都散发着委婉的气息,后来我觉得那种气息很像兰。

在她的课堂上我知道了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莫奈、毕加索、肖邦、舒曼、莎士比亚、雨果、席慕容、余光中……听音乐、讲故事、看电影、读诗歌、品绘画,每次上课都像过节一样期盼。她一般不让我们做笔记,只有说到要处时会抄些关键词和格言在黑板上,大多数时间我们需要看着她,因为她的每个眼神、姿态、手势都是一种表达,那种表达里传递出的都是美。

初一、高一,两年的美育课我记下一本笔记,二十多年一直留在身边。“一个人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



夜光杯

因为可爱而美丽。”“一个人到了40岁就要对自己的脸负责。”……记下的很多话,居然在之后的日子里越发清晰起来,那稚嫩的笔迹里似乎跳动着一种信心,让我在今天不害怕风雨,不畏惧变老。

二十多年过去了,为了我主持的主题沙龙,我想去采访王老师,然而在拜访前我听说王老师在几年前遭遇了人生不幸的灾祸,我不知道这样的打击会把一个老人变成什么样,甚至不知该用怎样的表情去面对她。

然而当我走进王老师家的时候,春天般的美好又扑面而来,她还是那样优雅美丽,不,比以前还要美!她的家像个温馨的小博物馆,到处都是风景。油画、雕塑、瓷碗、花瓶,她像个孩子似的激动地给我介绍着每一件物品的由来,像在美育课上分享着一首首诗。

王老师说十三四岁的孩子是最美的花朵,她在这个时候把最好的养料浇灌给他们,一定能开出最美的花,所以,她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这些花骨朵寻找养料。在采访中我了解了王老师走上美育之路的过程,暗自庆幸能在最好的年华遇上这样的好老师。

美育课经过王老师近三十年的实践已经引起了各方关注,但她还是退休了,并且后继无人。看着一摞摞的资料,我不禁有些疑惑:既然课这么好,为什么不传承?美育课不能普及开来吗?王老师笑着看着我,说:“因为一切都没那么简单。”

美育课在教委的教学

其 一:海狮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邂逅了精于潜水的史蒂文。

当他硕长的身子潜入水中时,就像一把锋利无比的刀,不动声色地把浩浩渺渺的海洋轻轻地划开一道口子,浪花不起,鱼虾不惊,而他,已成一条灵活的游鱼,瞬间隐没于五光十色的大海中。

迄今已与海洋融结合的史蒂文,忆述首次潜水的经验,却有着不忍回顾的惊悚。

他说:“对于海洋这个陌生的世界,我既好奇,也害怕。初次入海时,全身都是僵硬的重阴影,往往会使自己陷在雾罩云障、前路不辨的困境中,以致愚蠢地作出错误的决定。无谓的恐惧,许多时候还会弄巧反拙地化友为敌哪!”

再次潜入海中时,史蒂文把自己想象成是水藻。水藻是属于海洋的,它依恋着海的浩瀚与海的缤纷、它渴望着海的温暖与海的拥抱。全然的放松,使史蒂文的心长出了一双快乐的翅膀,他在海底任意翱翔。他看到了海龟

能够坚持。

我直到这时才知道每天神采奕奕来给我们上课的王老师在坚持美育的背后要承受多大的压力,继而想到她晚年的遭遇,心里五味杂陈。

沙龙那天,王老师早早来到了现场,红色上衣黑裙子,显得格外精神,没有人能相信她已经70岁了。很多人认识她,她热情地打着招呼,看到以前的学生,她格外高兴。

站在她的身边我忽然感叹了一句:“王老师,您真不容易!”

她看着我愣了一下:“你知道啦?”

“是的,知道了以后更觉得您了不起!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在那段日子里美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忍不住问出了那个一直含在嘴里的问题。

王老师深深吸了一口气:“是拯救!”

那一刻她的眼中闪出一丝疼痛,但很快被一种坚毅取代了。“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倒,我教了一辈子美育,说了一辈子美的力量、爱的力量,如果我倒了,那我说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要向所有人证明美的力量是无限的,它能够在绝境里将我们拯救出来!”

想来老天真是爱作弄

海狮与美洲豹

(新加坡) 尤 今

的自如,他也看到了海蜥蜴的自在,而海狮呢,慢慢地游过来,把大大的脸亲昵地贴在他的脸上,两者浪漫地在水中共舞。他心中的感动,涓涓不息、绵绵不绝。

吃一堑,长一智。史蒂文深思熟虑地说道:“恐惧,是一重阴影,往往会使自己陷在雾罩云障、前路不辨的困境中,以致愚蠢地作出错误的决定。无谓的恐惧,许多时候还会弄巧反拙地化友为敌哪!”

茶杯里浮动的蛇影、草丛里木立的士兵,通通都是无中生有把自己吓出病来的典型例子呀!放松心情,是可以过得很好的。

其 二:美洲豹

到厄瓜多尔(Ecuador)北部幽深的丛林观赏世界罕见的五彩蜘蛛和濒临绝种的鸟类。

我随口问那经验老到的丛林导游:“丛林里可有猛兽?”

没想到他竟飞快答道:“有啊!美洲豹不时在此出没。”



走路的云

美洲豹?美洲豹!
我停住了脚步,看他。他身上没刀没枪没箭,万一遇上,难道可以赤手空拳对付它?而我,手无缚鸡之力,莫非要以待毙?

看到我脸上骤然冒现的那一片惊惧的“青苔”,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说:

“别担心啦,美洲豹不具侵袭性。一般的黑豹,色泽暗沉如夜,很难瞅见,可美洲豹身上却布满漂亮的斑点,踪影易见。我就曾不止一次在丛林里看到它,它动作快如闪电,总在远处一晃而过。丛林里,有大量的猴子、野猪、野鸡、麋鹿等等供它果腹,它活得逍遥自在,绝对不会主动侵袭人类的。所以嘛,在丛林里走动,我们基本上是挺安全的。”顿了顿,又说:“除非呢,有一天贪婪的猎人把丛林里的小动物全都捕获了、猎食了,美洲豹食物匮乏,才会迫于无奈而扑噬人类。”

啊,在这个丛林里,人类的安全,就源于我们对生态环境的尊重。有朝一日,当我们破坏了这重美丽的平衡关系,也就是大家自食其果的时候了。

此刻,走在罩着绿影的丛林里,千娇百媚的鸟儿快活无比地啁啾啾啾,五彩的蜘蛛孜孜不倦结着斑斓的大网,俏皮的猴子攀住瘦瘦的枝桠闲适地荡来荡去,知了嘹亮的叫声断断续续地噬咬着下午的宁静……

一切的一切,都安恬似梦。

以前每到芥菜开花的时节,我就知道最爱的春天来了。周作人在书里提到三月江浙一带有戴芥菜花的风俗,还有在这一天也有人将芥菜花放在灶台上驱虫,或簪在头发上以清目的。而我的家乡每在农历的三月三,流沿的却是用芥菜花煮鸡蛋的习俗,我小时候很是挑食,鸡蛋只吃炒鸡蛋,荷包蛋和煮鸡蛋是从来不吃。

但每到这一天,妈妈用芥菜花煮了鸡蛋,上学路上也会带上几个,拿在手里一边拨弄鸡蛋皮,一边揉揉捏捏,然后偷偷扔掉了。

其实芥菜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野菜,这个最早在诗经里就有所记载,将嫩株采摘回来炒而食之,风味极佳。也许现在菜市场就有这野菜卖,然而把它的嫩叶单独放置一边,我还真没有什么把握辨认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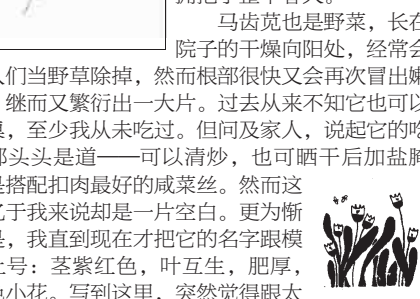
我那里似乎没有人采芥菜回来做菜,在书上看到还有些地区爱用芥菜包馄饨或饺子,我们家这两种习俗也都没有。

家里那时很喜欢吃水芹——一种傍水而生的野菜。家乡多水,河流纵横,随便一个小溪沟都会繁生绿油油一片。大人采它们是为了丰富餐桌,而小孩则多半是好玩多动的天性驱使。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将之连根拔起,还是像采韭菜一样只折半截。至今还记得水芹的味道,较家芹要更为浓烈一些,吃在嘴里有股刺鼻的野清香。无以忘怀的还有,抱着一捧水芹在风里一路奔跑着回家,欢喜甜蜜得就像拥抱了整个春天。

马齿苋也是野菜,长在院子的干燥向阳处,经常被大人们当野草除掉,然而根部很快又会再次冒出嫩芽来,继而又繁衍出一大片。过去从来不知它也可以上餐桌,至少我从未吃过。但问及家人,说起它的吃法却都头头是道——可以清炒,也可晒干后加盐腌制,是搭配扣肉最好的咸菜丝。然而这段记忆于我来说却是一片空白。更为惭愧的是,我直到现在才把它的名字跟模样对上号:茎紫红色,叶互生,肥厚,开黄色小花。写到这里,突然觉得跟太阳花的特征有些形似,一查,二者竟然是同科同属的姐妹,而且太阳花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大花马齿苋,这倒没错,它的花的确是马齿苋的放大版,那么太阳花也能吃吗?

小时每逢春雨天,家门前的河堤的草丛间就会冒生出一些类似木耳的小东西来,查了一下,原来它的学名叫地木耳,是一种真菌和藻类的结合体。一到下雨天,它们就会从地下钻出来,因此我们干脆叫它地子皮。沾着雨丝与青草气,在草丛间拾捡地子皮是一个温暖的回忆,尽管最终它们会以鸡蛋汤的形式出现在饭桌上。然而对于孩童来说,事情的结果往往不及体验的过程重要。据说,地木耳通常在春雨天冒生在洁净无污染的地方,因此有“上帝的眼泪”之称。近二十年过去了,不知老家门前的那块河堤上是否还有上帝的眼泪流下。

贺学宁文/图



荠菜、水芹、马齿苋、地木耳

红枫艳叶神工画, 玛瑙葡萄科学方。

跃上高楼清气爽, 诗情使引到诗狂。

注①:上次闰九月出现在1832年距今为182年,而下次闰九月为2109年,将要过95个春秋后才可望到。吾辈今逢闰九月可谓幸也。

秋晨浓露浥尘轻, 黄叶凝珠犹水晶。

群雁归南云上字, 双鸥栖树岸边鸣。

注①:今甲午“重九”含三意:一为九月

九秋感赋

吴家龙
初九;二为闰九月初九;三为九月与闰九月。
二
闰余今值小重阳, 九六春秋又可望①。
黄白菊花开放瓣, 金银桂树远来香。

在我们校园里有一朵奇葩:它位于学校最南的围墙脚下,北面是风雨操场,西面是一大片绿茵地带,门是水泥树桩做成的,门楣用木板制成,用红色油漆写着三个仿宋体字:“百草园”。

我们7班在百草园里种植了近100种中草药植物。靠西面的低洼地有一大批喜阴植物——垂盆草。门桩门楣爬满了牵牛花、蔷薇花等既能入药又能观赏的爬蔓植物。靠南的墙上,自然就种上了爬山虎、何首乌等。春夏季节,美人蕉、芭蕉长势茂盛,形成了一道自然的围墙。百草园中有些草药植物诸如藿香、紫苏等无需多加照料,而有些如当归、党参、川芎、芍药等却要精心养护。夏天的一场大雨过后,我们从教室奔到百草园,园中茴香叶郁郁葱葱,酢浆草开满了小红花,留兰香带着雨水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令人精神一振。

休息日,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着校办工厂的一辆小货车去松江佘山、嘉定马陆等地外出采集。离学校不远的江湾机场也是我们的主要采集地,主要靠徒步,

有条件也踏个黄鱼车。采集回来的中草药一部分放在百草园中栽培、繁殖,另一部分就制成“干式标本”。

“干式标本”是对百草园的一种补充。采集来的草药标本,因为有水分,需在马粪纸的夹子里面吸干成形,制作这样一个标本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中间隔三差

校内百草园

侯志辉

五要打开来了翻晾,标本形成以后再放到白色开花纸上,用玻璃透明胶粘住,在下方粘一小标签,标明植物名、地方名、土名、功效、特征等。

在对百草园栽培和制作的干式中草药标本植物有了进一步解之后,在时任班主任朱颐老师带领下,我们开始向制作中草药成药发展。

朱老师教我们的虽然是数学课,其实她真正的专业是学化学的。把中草药制成成药,搞化学出身的她正好用上一技之长。

要把中草药制成成药,不要说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也是一件大事。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利用学工学农的机会,专门派人去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利群中商店学习知识,又派人去海军411医院学习针剂的制作方法。把中草药制成“糖浆”、“片剂”,只要按工艺要求制作,技术含量相对不是很高,而“针剂”则是一个植物有效成分提取过程,里面的学问很多。“针剂”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毒性”、“热原体”试验等类似科研机构从事的工作。在当时有如此的举措,令我们名声在外。杨浦区教育局把我们这一校园创举展示给某访华的外国首脑,为此,我们还好好忙乎了一阵子。

“百草园”是我们的课外基地,给我们带来采集种植的快乐的同时,又让我们学到了许许多多的技能。百草园,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的篆刻缘是在中学时期结下的,请看明日本栏。

从第二课堂起步

十日谈

从第二课堂起步